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宋 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閏逢困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

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

方鎮

遣牙職入奏事 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

因謂之奏事官

兵術

好呼到翻

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

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

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

數四空歸自然喪氣

喪息浪翻

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

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

詞翻正翻又火迴翻

其二鎮魏屯兵雖多

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

離力智翻

每兩三月一

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

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

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

中乏食令婦人揔穗舂之以給軍

揔奴未翻兩手相切摩也

德裕訪

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

卒城未易得

易以鼓翻

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

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

伺相吏翻

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

乾音干

自寨城連延築

為夾城環繞澤州

環音官

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

陳讀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

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

不可攻

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

然寨中無水皆

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

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

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

十五里則沁州城

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鳩翻

德裕奏請詔

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

薛茂卿又誅邢沼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

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
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
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
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

從

幾居
依翻

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

少懦弱

少詩
照翻

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

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

裴冕相肅
代兩朝

憂稹將敗其弟問典

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

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

仰牛向翻
裴問第五

若召之

是無三州也乃止

三州邢
沼磁

王協薦王釗為沼州都知兵

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

言其有貳心積召之釗辭以到沼州未立少功實所慙

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

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

編戶猶言編民
也將即亮翻

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怙怙不安

民財非地
著轉易以

致利者為浮財糗
去久翻怙許拱翻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

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

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

為之請

為于
偽翻

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

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開城斬城

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

降

党山恐當
作堯山

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

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折之舌翻

會稅商軍將至洺州

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

少詩照翻

政非已出今

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

少詩洺翻

以慰勞苦之

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

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

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

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

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

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

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

處昌

呂翻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

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

皆作弘止今從之

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

占之贍翻

朝廷難於可否

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

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

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

再從兄同曾祖從才用翻

誼患之言於稹曰

十三郎在牙院

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

諸將皆莫敢言事恐

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名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

說式
尚翻

山東之叛事由五舅

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

五舅謂裴問劉稹
自為留後故稱之

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

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並

元並事見二百
四十六卷文宗

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

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

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

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

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

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

謂裴問以邢州降也

安能保郭誼

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

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

已猶畢也

出見諸將稹

治裝於內廳

治直之翻

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

帥讀

曰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

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

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

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

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

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

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

一家

劉悟贈太尉

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

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

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

襁褓兩翻保稭

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

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

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

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

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

李仲京等
僅脫甘露

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
俱屠蓋天聚而殲之也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

流血成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

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

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

復扶又
翻下同

但

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驂孺子耳

處昌呂翻驂
五駁翻癡也

阻兵拒命

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
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

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

謠言見上
卷三年

杜棕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

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

斷丁
亂翻

二寇何由

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

諫以來橫增賦歛

橫戶孟翻歛力瞻翻

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

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

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

裝

治直之翻

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

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

郭誼為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

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

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

卒皆集

乃以河中兵環毬場

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宦

晚牙誼

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

黠下翻

悉執送京

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

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

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

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于

激水

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

四

下戶嫁翻

宰相多不與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

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

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

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

乘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陳讀

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

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

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

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

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史因李德裕之事而敘之以見唐中

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

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

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

語牛倨翻使疏吏翻

與其使

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

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

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

為于偽翻

及為軍中

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

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

並事

見前紀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

復扶又翻

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

丁巳盧鈞入潞

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

事見上卷三年

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

陳讀曰陣

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

事見憲宗紀

郭誼之在昭義吳

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

伎渠綺翻

彼二人始

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

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王涯賈餗

非為逆也設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真假手于

郭誼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

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

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

上初即位追謚母
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

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

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

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
之貌微美也稱昌孕翻

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詞知回鶻上下離心

詞火
迴翻

又翻
正翻

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

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

欲遣識事
宜者出使

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

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

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
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
不留之加宰相縱去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

以成今日之患

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
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
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

御史臺按問

下邳掾胡

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

唐制御史

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

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

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

德裕奏述書上

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

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

南有漳水為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上幸鄆校獵

鄆音戶

十一月

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復扶又翻

十二月

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

為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于時未為河陽節

度使實錄誤也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時

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

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築望仙臺

於南郊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以太和五年宰相建白

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以秘

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

簡易易以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

政翻

除其法

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已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

新書百官

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速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强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

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

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

元和十年李德裕素惡武陵

惡烏路翻

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

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

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

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

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

復扶又翻

斷丁亂翻處昌呂翻為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

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

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

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晦為晉安縣地隋廢郡為邑

之弟也

敬昕見上卷三年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

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

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隋封牛弘為奇章公牛僧孺蓋其後也故

時人亦呼之為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夏葭萌縣地梁置奇章縣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

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點夏斯可汗使

陝失

冉翻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義安太后謚曰

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故陪葬光陵而不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罷

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

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

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

六萬五百

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方律

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

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蠹

天下欲去之

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

復扶乃

先毀山野招提蘭若

釋書云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

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薩波

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靜為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

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

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

汝州各留一寺

華戶化翻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

留十人下等五人

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

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前詔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

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

三等鎮州魏博淮南四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

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今每道許

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
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
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
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
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
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
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
四千六百僧尼算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唐
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僧各十人郡國留寺餘僧及尼并
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

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勅曰大

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
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祆乎煙
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寺非應留
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

寺非應留

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

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

廨古監翻

銅像鐘磬以鑄錢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

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

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

譟鈞奔潞城以避之

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

馬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監軍王惟

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

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

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

斷音短

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

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

此賊必無能為

分守四境使路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

皆從之八月

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徽宮小

屋

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玄宗皇帝廟曰太徽宮劉昫曰東都太徽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

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

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已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徽宮貯丁呂翻

請以廢寺

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

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

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考異曰會要

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也

是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

不隸祠部

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

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百官

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

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

多亡奔幽州

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時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

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

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隣恒山右接天池南屬

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

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拷栳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

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曹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

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
邊號為西埕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
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于南臺號為南埕北有覆宿
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
州謂之北埕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
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
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
四里危磴干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
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
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
虎縣慮虎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

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

本使

趣讀曰促

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

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將即亮翻染如獨豔翻又而險翻

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間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

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

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

惡鳥路翻

出為靈武節度

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

帥所類翻

文矩不從亂

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

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

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

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

盡殺之

考異曰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

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党項此二事
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
先害監軍憐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痍旬
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
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
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
性又寬悞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
大須與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
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劉
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
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
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
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
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
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
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

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諭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
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
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
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
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
必是五十字誤耳

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如李德裕所奏也

李德

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
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
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寵冠
後庭冠古玩翻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

恐不厭天下之望

厭蓋涉翻伏也合也

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

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

下威斷不測

斷丁亂翻

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

橫戶孟翻

固

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

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以衡山道士劉玄靜

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

崇玄館置吏鑄印

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

寶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于偽翻治直之翻

玄靜固辭乞還山許

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

好呼到翻

人多怨之自杜

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

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

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

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

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史言李德裕以自專自用速禍

上自秋冬以來

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

遊獵

復扶又下同

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

朝會

以有疾也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

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

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

數恐熱所具翻

曰汝輩本唐人

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

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時天下戶四百九十五

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為党項置使

帝以待御史為使分

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党項侵盜不已攻

鹽夏長澤屬李鄴靈武麟勝屬鄭賀

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

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

党項使

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後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

上疾久未平

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

漢光武改洛陽為雒陽

唐土德不可以王

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

王于凡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灑灑旁從水土勝水

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未幾而要駕厭勝果何益哉上

自正月乙卯不視朝

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

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

宰相請見不許

見賢

中外憂

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

遍翻

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

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游處

處昌呂翻

未嘗發言

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

好呼到翻

上性豪

邁尤所不禮

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實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昭位乃與

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沈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慙之乃

奏武宗曰前者王予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

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于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

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

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與出
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
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
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
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
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君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
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
盡為芳膠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暖有力
遂步歸藩邸此三事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
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

可立為皇太叔

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

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更
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更

名忱

更工衡翻
忱時壬翻

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

以武宗之英達
李德裕之得君

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
宮禁之權也句古侯翻當丁浪翻下威當同

太叔見

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當丁浪翻

甲子上崩

年三十三

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

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

惡烏路翻

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

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

近其靳翻洒淅肅然
之意言可畏憚也

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

鄭氏為皇太后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

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

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

遂出為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

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

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

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

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

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杖殺道士趙歸真

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

左街先留慈恩薦福今增

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赦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所注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僧僧尼依前隸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

功德使不隸主客

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

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祠部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

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

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

令祠部給牒

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

以翰林學士兵

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漢

為雍王

漢音美

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六月禮

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

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

請復之

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

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

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

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

子族今為其下所殺

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

捻奴協翻

八月壬申

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

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

廟號武宗

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

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

武宗之問王才人之

死懲楊妃之禍也

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考

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潔服如常日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錄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軒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寔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

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

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

千五十里

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

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

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

卷元年三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

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

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

卒

離力智翹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

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

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盧翰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

冊點夏斯可汗

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

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蠻寇安

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帥讀曰率

以右常侍李

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

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

因雨隕陷

隕杜回翻下墜也

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

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

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

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

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捶止榮翻

景讓

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

迂五故翻

景讓杖之而斃軍

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

聽讀日廳

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

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

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

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

年之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

褫丑多翻將撻

其背將佐皆為之請

偽為于翻

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

遂安景莊老於場屋

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

每被黜母輒撻景

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

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

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

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

由是始及第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

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

也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既杖殺趙歸真

而復受法籙所謂尤而效之

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皇帝上

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陵

諡冊為正宣宗諡聖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

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二月

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石雄獨非

破回鶻者乎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

隼

尹

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

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

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

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

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左傳甯莊子之言為討邢發也

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

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

以上議之

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

初李德裕執政引

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

及武宗崩德裕失

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

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

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

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

此時未也實錄誤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綯知制誥在是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前字 德裕由

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分司東都也

左諫議大夫

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寃滯今所原死罪無寃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

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

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

相息亮補

故僧尼之弊皆

復其舊

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大破諸奚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

餘衆寇河西

誘音西

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

之

代北諸軍謂陁嶺以北諸軍也

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

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六月以鴻臚卿李業

為冊黜夏斯英武誠明可汗使上謂白敏中曰朕昔

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

長而多髯

髯如占翻

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

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

緒少病風痺

少詩照翻痺必至翻脚冷濕病也

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

才器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

故事綯條對甚悉

綯徒刀翻悉詳也

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為令狐綯

柄用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

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於光陵之側

積慶蕭后

諡貞獻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

會要是年勅親親樓號雍

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
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

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

歡

數所
角翻

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内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

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

考異曰
按突厥亡

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
余謂此突厥餘種保塞內屬者也

九月丁卯以金

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

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

元藻等對辨

吳湘死見上卷
武宗會昌五年

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

鞠實窮治
其實也

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

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

為潮州司馬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

三百八十三員

讀者至此以減者為是邪以於
既減之後而復增者為是邪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

帝

思相
吏嗣

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

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

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史言丁柔立有

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

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

三任告身

李紳已薨故追奪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

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回鶻追擒可汗仰給於

奚王石舍朗

仰牛向翻

及張仲武大破奚衆

見去年五月

回鶻無

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

於室韋使者入賀正

此回鶻使者也

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

捻等過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

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為七七姓

共分之

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葛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三

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

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

七萬來取回鶻

帥讀曰率

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

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

鈔楚交翻

其別部庵勒先在

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

獻見

見賢通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施勒種類也種章勇翻

二月庚子以知

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

金鏡書太

宗所著也

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

忠賢

治直吏翻

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觀古玩翻

上欲知百

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

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貲上命宰相作具

負御覽五卷上之

上之時掌翻

常寘於案上

立皇子澤為

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

處昌呂翻

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

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

說

陰陽家所謂三刑謂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

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今陛下深拱法宮

如淳曰法宮路

寢正殿也

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東

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

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

并當作並初

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

澳烏到翻

韋貫之元和
和中為相

已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

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

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

四月敕太常寺宜署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為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

本名句曲山因立名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

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

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

即立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

欲自

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

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

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

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

郭子儀封汾陽王

憲宗在東宮為正

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

母天下歷五朝

五朝穆敬文武宣

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

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

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

行

弟與第同

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

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

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

不聽政宰臣帥百寮問太后起居已外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

禮院檢討官王皞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
后之諸子也思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祔景陵后歷
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
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
功未泯復鍾慶于懿安馬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
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
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
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欄
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于上
上大怒其夕大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
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
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
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
錄所言暴崩事皆出于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
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
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

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睚爭之疑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關至西川李悰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郎吏為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戚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今不取按裴延裕後作廷裕必有一

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

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為賀州刺史

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

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

烏嶺之功

政府即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此出范曄雲谿友議

彼以烏嶺為天井誤也

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

曷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

蒲河中孟河陽岐鳳岐

除左龍武統軍雄快快而薨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

適起居郎鄭顥顥之孫

鄭顥為相于元和之初

登進士第為校

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

顯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

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

唐制公主乘
駟翟車外命

婦一品乘白
銅厭輶車

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

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

平安樂之禍

樂音
洛

顯弟顯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

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

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

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

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省悉景翻

遣歸鄭氏由是

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士

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非禮也憲宗不為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為正其終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十

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

州

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于上

邽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

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上見憲

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

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

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

朝直選翔

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

面除承旨

諗式荏翔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延于世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畧地西鄙尚

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降戶

江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

被皮義翻八州

洪江鄂岳度
吉袁撫也

沒四十年老稚歌思

雅直吏翻

如丹尚存乙亥

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

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

婢婢軍于河源軍

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婢置在湟州東西本趙充國亭據也

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

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

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據河橋則兵敗而退

昔有歸路敗兵既度焚橋阻河則可以截論恐熱之追掩史言尚婢婢善兵

吐蕃秦原安

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

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

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

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 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

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國史敘論恐熱事甚

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

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

皆出兵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

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

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

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

開邊謂經畧河西也

旨忤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

忤故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

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

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

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

射 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

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

李程見二百四十三年長慶四年

在鎮不治

治直之翻

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

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

帥所類翻

上未之省

省悉景翻

徐州果

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

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

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

復扶又翻

弘止誅之撫

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

方為廬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

原州本治

高平安史亂後沒于吐蕃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

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

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

樂州置於靈州鳴沙縣樂音洛下同

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

蕭關

縣舊志屬原州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

玘蒲蠲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

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

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

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

宋白曰靈州鳴沙縣本漢

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年歸復以

舊縣基置安樂州大
中三年改為威州

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

考異曰實錄云數

千人今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

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

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
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

歡呼舞躍解胡服龍冠

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懇闕三州七關土田五年

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

十處三州七關也

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

四道涇原

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
地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

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閒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閒置
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

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
係于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 溫池鹽利

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

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其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

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

言衣糧倍于其他戍卒

仍二年

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

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沒蕃州縣

亦令量力收復

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陷沒文州移治劔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

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為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

大歷初與秦州俱沒于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歷元年改階州

冬十月改備邊

庫為延資庫

備邊庫初置見上
武宗會昌五年

西川節度使杜棕奏

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

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

見二百三十八
卷元和五年

以中原方用

兵

謂方用兵
於兩河也

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

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

獵

喜許
記翻

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

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為留後

繼丑林翻
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逃

考異曰舊

張直方軍人推周繼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繼卒軍人立
張允仲為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圍

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
緄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
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為
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
伸知留後皆無周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甲戌
緄姓名今從舊傳

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

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

自天寶已來加上諸帝謚

號陵中玉冊及神主未嘗改題

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

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

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

後沒於
吐蕃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屠
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

翔

秦州本屬隴右節度
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

贄有力焉

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為左神策護軍中尉立上為皇太叔

由是恩遇冠

諸宦者

冠古玩翻

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

植

遺唯季翻

植服之以朝

朝直遙翻

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

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年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與元

贄交通之狀

下戶嫁翻

再貶常州刺史

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

陵唐為常州京師東南

二千八百四十三里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

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秋

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

去年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

周繼薨軍中表請以押牙魚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

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

允伸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繼薨張

廷命繼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我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從之今按通鑑書

八月周繼薨考異以為七月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

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

馬溫裕幾之兄子也

孔幾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

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

軍於白吐嶺

水經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
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

以此推之雞項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
關亦在河州界

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

復扶
又翻

將兵據

麓牛峽以拒之

麓力
之翻

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

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

罷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

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

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于甘州西

帥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

肅州福祿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

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

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

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聞懷光

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

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

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

殺其丁壯剽刖其羸老

剽魚氣翻刖魚決翻羸倫為翻及

婦人以槩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

平章事

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

士劉瑒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

瑒持
究翻

以盧龍

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

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

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

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戮之弟子也

孔溫業之操行
不見于史時人

蓋以其家
世而敬之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

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
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

義潮沙州人也時吐

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

于州門

帥讀曰率被皮義翻

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

攝州事奉表來降

潮考異曰補國史作議今從實錄新舊傳紀

以義潮為沙

州防禦使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

子也

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

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

墮劉晏之法

沈持林翻墮讀曰陳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休窮究其

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上頗

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

項不勝憤怒故反

帥所類翻數所角翻勝音升

乃以右諫議大夫李

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行日復面加戒勵

復扶又翻

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

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

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

者謂之南山党項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庸

受者之為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

山之說既無異同之可考今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

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

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

職源曰制置使始此

南北兩路供軍使兼

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

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

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右庶子充

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

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初上令白

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

為于偽翻

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

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

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百一百五

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于上敏中將赴鎮言于上

曰鄭顥不樂尚主

數所角翻樂音洛

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

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

中竹仲翻

上曰朕

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檉函以

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

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

敏中軍于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

于三交谷

三交谷在夏州界

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

已就安帖

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徙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為巢穴蓋銀夏之

要地也

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于饑寒猶行鈔掠

鈔楚平交翻

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于銀夏境內授以閒

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

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

復扶又翻下同

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

甄稽延翻

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

租稅

鄜音膚復方
目翻量音良

歸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

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

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

說式
芮翻

誘以久翻
導引也

其衆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

揚言于衆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

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

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

色驕倨言語荒誕

誕徒旱翻
誇大也

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

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怏怏

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恐熱本吐蕃落門討擊使欲為邊患會

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六月立

皇子潤為鄂王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

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饌難曉翻又難戀翻率以十戶

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髮十七萬僧言使

僧長髮復為齊民也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蘓息也陛下即

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

其舊矣

幾居依翻

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

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

為于

偽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

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

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

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

撙慈損翻

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

業者

行下孟翻

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

罷兵日修

時用兵以復河湟

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

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

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

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于州府者聽置

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以戶部侍郎

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

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

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

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

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

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

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

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張義潮發兵

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

奉十一州圖籍入見

十州并沙州為十一州見賢通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

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

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

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

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

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諸書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

州降之明年誤也 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

義軍長史

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

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

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贇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

度使封敖秦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

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

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

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

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

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

稽音啓易

以鼓翻

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

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曰我面

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

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

射而亦翻

賊皆投弓列拜請

降

降戶江翻

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

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

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

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

漢書蕭何為法講
若畫一師古注曰

畫一言
整齊也

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

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

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

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

卒子
恤翻

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

川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

裴平之

帥所類
翻下同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

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誠論邊

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

從于容翻誠戶
畧翻援于元翻

上悅曰吾方

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上欲重其資履

為于偽翻資以序
進履所歷之官也

六月壬申先以誠為

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懿宗
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雍王漢薨追諡靖懷太子

漢音
美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

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長知丈翻

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李絳相憲宗以直諫聞即梁為

亂卒
所殺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

昌資二州

獠魯皓翻資州漢資中縣地宋齊為資陽
戎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

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

立憲宗子湍為棟王

湍之
睡翻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

不精則戒法墮壞

墮讀
口隴

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

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

許置一院

繁會謂人物浩繁
舟車所會之地

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

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

此今所謂度牒者

其欲遠

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赦

自今法司處罪

處昌呂翻

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

法杖謂常

行髻杖也脊資昔翻折之截翻

杖髻一折笞五

髻徒渾翻

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

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

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邳

明火行劫言盜無所憚華戶化翻

關中少雪

少詩 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

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鄭光歷平盧

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

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

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胡民官謂治民之官度支奏自河

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

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酤二百七十八萬餘

緡鹽利權古岳翻酤工護翻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并錯不可曉今特存

其可曉者溫公拳拳于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

來治弑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

宣宗絕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慮人情不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藩崇諱矣

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

溫公于郭后之崩王暉之貶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暉之議卒伸于咸通之初通鑑又書之懿宗以子繼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違其餘族從疎也不可得而拚也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

速者一切不問

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
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

二月中

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貲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

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

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

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
德裕故親僧孺之子

久之

叢自司勳貲外郎出為睦州刺史

睦州吳置新都郡隋
置睦州取俗阜人和

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
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

謝恩之後
前進而言

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

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

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于遷
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

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

石

硤石隋之靖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陝州陝失再翻

怒餅黑鞭驛吏

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

還音旋又如字

上責之曰深山

中如此食豈易得

易以鼓翻

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

汭為昭王汶為康王

汶音問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

紀

上獵于苑北

此又出苑城而北獵

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

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

家索之

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支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客翻

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

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

衣於既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

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

以甘露之變

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

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

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

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

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

漢音與屏必郅翻卑正
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

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卿謂策將安出對

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

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

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
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

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深青流外官
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

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上
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榮戰得衣紫矣衣於既翻上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

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

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

上以此獎厲

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

衆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

度使畢誠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

軍于寧州

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

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

州軍食足

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

故令還理所

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

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

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鐫

於令廳

鐫蘇果翻令廳縣令廳事也

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

今之差役

簿始此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上聰察

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

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蠱老翻又素報翻

皆

能識其姓名

識職吏翻

才性所任

任音主

呼名使令無差誤者

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

汚烏故翻

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

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為清選

及中書覆入

內出度支

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

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

而上時掌翻下上疏同

雖子弟不知也號曰

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

鄧州京師東南出九百三十里

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

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

之上多從之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

之弟子也

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

性卞急

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彦翻

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

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

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

部侍郎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

傳師者沈既濟之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

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

醫工無職于尚藥局不待詔于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于

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工

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

凡銅鐵鹽

場皆有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

以課其殿最

殿丁練翻

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

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

曰

批匹迷翻勞力到翻

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

梁新診脈

診止忍翻切揉以候驗受病之原

治之數日良已

治直之翻

新因

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

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

功

季榮有功見上卷三年

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

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

塗竄而奏還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李榮夔州長

史夔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

尚主通顯固求散地

散悉但翻

甲午以祗德為賓客分司

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

章事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

太子則朕遂為間人

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

休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

功于國世為昏姻

有功于國謂討安史世稱臣奉貢此為婚姻謂世尚公主

稱臣奉貢此

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

喪息浪翻

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

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

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

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

已厖歷即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

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

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

考異曰貞陵遺事

東觀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郾并敗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郾代澳云罕郾并敗官誤也今從實

錄新紀舊紀新傳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

橫

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

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

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

處昌呂翻

澳曰欲

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

為京兆

翰林學士院在內庭

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

年為蠹得寬重辟

辟毗亦翻

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臣未

敢奉詔上曰誠如此

言韋澳所奏誠合于理

但鄭光殢我不置

此實

言牽于母黨之愛殢它計翻

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

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

言韋澳之

言灼然可行也

朕為鄭光故撓卿法

為于偽翻撓奴殊以為愧巧翻又奴教翻

澳歸府

府謂京兆府

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

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于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未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

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玘續貞陵遺事

六月戊

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

使

司農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使

廩渠遠翻夏戶雅翻

有術士

知之詣廩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廩信之夜

設醮具于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

大呼曰

呼火故翻

韋廩有異志令我祭天廩舉家拜泣曰願

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邇者怪術士

服鮮衣

邇郎佐翻

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廩令我祭天我

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

上時掌翻

秋九月上召廩

面詰之具知其寃謂宰相曰韋廩城南甲族

京城之南韋杜二族

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

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廩永州司馬

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

韋廩為永州司馬廩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

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

戶部侍郎判戶部

駙馬都尉鄭顥

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

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

營求作相甚切其父

祇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

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

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月顥二月顥父祇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顥

懼累表辭劇務

戶部之務繁劇

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祕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

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
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吏部
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
之子陛下拜凡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
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

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

還代宗以下入

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其薄景讓

薄其達君之惡

也

敕于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

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

其事

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教授

有不堪者

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

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

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

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

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

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

佑助也

即手

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

八世孫也

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內園使李敬寔

內園使亦

內諸司之一五代時有內園裁接使

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

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

橫度曰絕

豈得

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疏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

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

先悉薦翻

京兆尹

韋渙奏事上欲以渙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

處繁劇

比毗至翻處昌呂翻

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

及歸其甥柳玘尤之

玘蒲謁翻又蒲賓翻

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

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

岐路也

何以自明且

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

為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云十年誤也今從實錄

玘仲郢之子也

柳仲

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

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

止

為于偽翻

上樂聞規諫

樂音洛

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

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史昭

曰盥手澡手也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

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微之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嶺南

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南經畧使。容州軍亂，逐經畧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畧使。

甲午，立皇子灌為衛王，灃為廣王。

灃紆容翻
又紆用翻

秋七

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

史記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

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

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以

言諧語滑稽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稽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

構由是寵冠諸優

冠古玩翻

一日在上前抵掌詼諧頗及外

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

畜吁玉翻

豈得輒

預朝政邪自是疎之會其子坐賊杖死流漢貞于天德

軍

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于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

金帛結之求刺吏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樂工
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樂工

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

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

橫戶孟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師古

曰睚眦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斥也

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

因上幸後苑奏樂

偽翻為于

乃設虛坐

坐但臥翻

置琵琶而羅拜

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

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

復扶又翻

上曰汝曹所惜者

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

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酒無度

沈持林翻酒面善翻飲酒齊色曰酒韓詩

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

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

好呼到翻彈徒衆翻又徒丹翻射而

亦翻樂音洛

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

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

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己巳以秦

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

與勛

勳同

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

衛將軍

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大翻

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

林關

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

居秦州之

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

于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

宴于軍中曰軍

宴坐徂臥翻

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飢疫唐人多內徙三

川

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

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

宕徒浪翻二千

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

見賢遍翻

請盡帥部衆分

徙內地為唐百姓

帥讀曰率

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

不愧于張義潮矣

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

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

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

復恃耳

復扶又翻下同

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于

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

使府秦成

防禦使府仰牛向翻

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

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

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

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

延心為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

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

裨詳於身謀畧於國事故夷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

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奕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于此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上晚節頗

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

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博于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

王端

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鵬還從宣翻又如字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十一月

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為節度使十二月蕭鄴

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畧

使康王汶上子也考異曰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畧至交趾樹

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芳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芳都聊切又音調者葦華

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聚也此木

可以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范成大桂海虞

衡志笏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蕉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笏盧得翻

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

蠻大至

南蠻謂南詔蠻也

去交趾半日程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

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汴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汭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式意思安間思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吏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中竹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于我為要于彼為害者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

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

都校猶言都將也

獠麾下精兵

二千都護中軍纔贏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徵倫

為相徵
吉弔翻

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

瑑柱

為翰林學士

上罷重之時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

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

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瑑令于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秘世無知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于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于湜實錄瑑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歷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

日今璩仁軌之五世孫也

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

璩與崔慎由

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

甄稽延翻別彼列翻

上酬萬

一璩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

晉王衍字夷甫

妄分流品致中原

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

朝直還翻

稱尺證翻

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

王者屏欲而崇德

屏必郢翻

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軒轅集之求還德會昌末年之事也

二月

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

陵

以陳弘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

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于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

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

導至陵下禮畧無以盡恭于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居

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于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上

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

朝直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

度使

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于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

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思顧甚隆鄴引

璩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璩璩既入相與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璩云云慎由

不能對因此思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上欲御樓肆赦唐初

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今狐綯曰御

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

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

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青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角翻上不悅曰遣

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若

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

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

史言宣宗不早定國

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

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

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夏四月以右街使

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

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徽巡

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寔作亂囚

節度使楊發發蘄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

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

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

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

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

節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

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珪四月燧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

於此除燧嶺南而倣封還以燧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倣俛之從父弟也蕭倣

長慶初為相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

邠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

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

于難

難乃旦翻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

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

考異曰實錄或作涿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

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為政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

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

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

考異曰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

安南府按蠻書冠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

峯州有林西原

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

州舊有防冬兵六千

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

其旁七

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

酋慈由翻

長知丈翻

知峯州者言于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于是

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

妻其子補拓東押牙

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于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

也又新志自我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

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楷梧

由獨遂帥其衆臣于南詔

帥讀日率

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

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戌卒洞主
李由獨等七館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
遭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戌卒自
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
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
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
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館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
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
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
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
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
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
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
安南即鄭言平剗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

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

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

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

羨戎線翻

朝廷亦因

而甄獎

甄稽延翻

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

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

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

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剽匹妙翻

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

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

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容管奏都

虞侯來正謀叛經畧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求襲我矣

求當作來

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

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

擐音宦

率左右

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

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

言杜守澄之先自齊

梁以來不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覓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

誠之子也存誠後為安南都護李鄴所殺前又云李源所殺未知孰是安南飢亂相繼六

年無上供上供者錢帛之輸京師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

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真

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淮

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

宣歙觀察使已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練使璋

造之子也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四年河南北淮南大水徐

泗水深五丈

深式禁翻

漂沒數萬家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

舊志建州在長

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

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遠于願翻

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

悸其季翻懾之涉翻絲端曰緒言

上撫而遣之到官竟

以不職貶復州司馬

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

令狐綯擬李遠抗

州刺史

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于柳

浦西依山築城京師東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

局綦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

興許應翻

未必實

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

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

謝上時掌翻今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

以

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

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

格音閤

宰相可畏有

權

如今狐綯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為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

時方寒

綯汗透重裘

重直龍翻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朝直遇翻

雖左

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間語矣因問閭

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

漏上一刻許也

復整

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

復扶又翻

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大中四年令狐綯為

相至懿宗即位方罷

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

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

事見上五

月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

祿卿韋宙父母有惠政于江西

事見三年

以宙為江西觀察

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

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

判戶部蔣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幸

從千容翻易以上警言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政翻微堅堯翻

上警言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

徽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

日不復得獨對卿矣

次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

伸不諭

不諭者不

解上

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州斬

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

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

行比明至洪州

帥讀曰率間古覓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州

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于江西以

季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

三州隸大同軍

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

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也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為

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

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

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折而設翻

更工衡翻二公主皆上女琮教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

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

嘗鎮徐州有能名

新書曰年三為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

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

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

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

惕它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

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

偽翻為其子

故

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

藥疽發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

見賢遍翻上

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便立之

屬之
欲翻

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

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

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于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

出左軍副使元實

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
奏記懿宗實錄元苦堅翻海陵本

作元渠之
切姓也

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

中尉謂
王宗實

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

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

直至寢殿上已崩

年五
十

東首環泣矣

首式又翻
環音宦

宗實叱

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

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

事乃更名濯

句古侯翻當丁浪翻鄆音運更工衡翻濯七罪翻

收歸長公儒居

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

沈斷

沈持林翻斷丁管翻守嘗進女樂有絕色者

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

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

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杯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用法無私從諫如

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

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
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

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考異曰
東觀秦記

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玠綯
緩其入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
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
畢太原于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誠又瀝
血輸啓事于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
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正堂坐之玄
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
上一見感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
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
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

九月追

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兼中書令

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

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

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

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

元穎之弟子也

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為相後以帥西川致寇敗

浙東賊帥裘

甫攻陷象山

孫恂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或曰衛大夫柳莊邑于裘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鄆

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帥所類翻官軍

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

屢敗明州城門晝開進逼剡縣

剡縣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

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

勅

勅梁京翻

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司

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

外側目其子瀉頗招權受賄

瀉胡老翻

宣宗既崩言事者競

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

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

青溪道即清溪關路

使

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

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

復扶又翻

如是五十

年羣蠻子弟學于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于稟給

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僦人浸多

僦苦念翻

杜棕為西

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

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

還從宣翻

又如字索山客翻

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

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于酋龍立

酋慈秋翻

怒曰我國亦有

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館禮

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

名近玄宗諱

龍字近玄宗諱

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

號大禮

至今雲南國號大理

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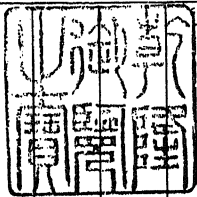
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

考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

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初中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

南回牒不遑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嫌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蠻

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棕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蠶儉者必非棕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